



#1

与《艺术当代》共同前行

Marching with *Art China*

徐可 Xu Ke

摘要：《艺术当代》创刊于2001年，始终坚持专业性强，学术标准高，媒体信服力强的办刊准则，拥有雄厚的遍及世界各地的作者资源和编委阵容，成为中国目前举足轻重的艺术期刊，并在海外获得了良好的反响。主编徐可自2001年进入艺术媒体行业，与《艺术当代》共同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媒体的发展。

关键词：当代艺术，艺术媒体

Abstract: *Art China* was established in 2001, always sticking to the publishing guideline: highly specialty, high standard of academy, strong persuasiveness, also, it owns writer resources and editorial board throughout the world, which win itself a high reputation both home and abroad. Xu Ke, chief editor, together with *Art China* has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art media, since her entering in the industry of art media in 2001.

Keywords: Contemporary art, Art media

1
刘任
承受
鸡蛋和综合材料
80×80×43 cm
2016
2016年第一届艺术媒体提名展《艺术当代》提名作品

《当代美术家》(以下简称“当”): 请谈谈您是如何与艺术媒体结缘的。

徐可(以下简称“徐”):《艺术当代》杂志是2001年创办的,我也是那一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来的,在此之前曾担任《艺术交流》、《振龙美术》的编辑。当时的上海书画出版社是一家主要从事传统绘画出版的出版社,但总编卢辅圣先生很关注当代艺术,打算创办一本当代艺术的期刊。一方面,是出于对当代艺术的关注,同时,也试图通过办这样一本杂志来拓宽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文化视野。当时搭建这个编辑部也比较特别,或许卢辅圣先生有他特别的考虑,启用了两个当年刚刚进社的新人,一个是我,一个是漆澜,他也曾在高校任教,当时刚从南京艺术学院硕士毕业。

我们两人几乎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。尽管我已经有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,但所学专业是古典文学及美学,转向当代艺术,这个跨度确实让人有点“休克”的感觉;而漆澜,他是美术科班出身,但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是中国画专业。我知道,他当时的排异反应也比较强烈。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两年,才渐渐进入了工作状态。摸着石头过河,与我们的作者们一起学习进步,通过差不多两年的学习,渐渐知道了当代艺术的大致研究方向,并初步掌握了一些观察和研究的方法。当然,这也是自我崭新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。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其实是针对既往学习经验的反思甚至自反的过程。从古典到当代,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吃惊,真应该感谢《艺术当代》杂志这个平台,让自己的文化性格得以重塑。16年来,特别感谢当代艺术界同仁的支持,我们有幸与他们共同进步,共同见证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变迁,与他们分享这个时代全新的艺术灵感和智慧成果——这确实是一种荣幸!

当: 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,艺术媒体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它不仅是当代艺术发展的见证者,有时甚至直接影响了当代艺术发展的方向。在您的从业经历中,是否有发挥“媒体人力量”的经历?比如以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艺术事件,或推介艺术家,改变了艺术家的事业轨迹?

徐: 在起步阶段,媒体人的意识是不太自觉的。当时我们出去参加活动或约稿,很

谦虚甚至羞怯。漆澜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,也不善于社交。并且,我们当时严格来说都是传统主义者,甚至可以说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,这种倾向其实是一种交流障碍。张晴老师、杨荔老师给予了很多帮助。《艺术当代》的刊名是范迪安院长建议起的。当时许江、沈揆一、郑胜天、鲁虹、俞可、殷双喜、王林、冯博一等许多老师给予了我们很多鼓励和支持。很多重要的海外约稿都通过沈揆一、郑胜天老师帮忙联络,沈揆一老师甚至亲自为我们编译海外资讯和展览报道,当时我们稿酬非常微薄,沈老师完全是无私地帮助我们,现在想来太让人感动。

这些前辈的工作热情和严肃、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了我们。我们也逐渐越过观念障碍,认真研究和借鉴他们自新潮美术以来积累的文献经验,这其实也是一种传统。一本期刊,能否为当代艺术所承认,能否切中当代艺术的时效命题,能否真实的呈现当下的艺术生态,能否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中选取典型——这是我们严肃的课题,也是媒体人的责任和使命。

从2001年创刊,我们就强调对新形态、新媒材的推介和研究。这个倾向在当时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,当然,也很难被人理解。况且,当时当代艺术并没有市场,从2001年至2005年,这五年时间非常艰难,我们甚至为能争取到一次展览主办方的车旅费都不太容易。当时上海的艺术机构也处于起步阶段,大家完全凭热情做事情。对新媒体艺术的关注,我们是继《江苏画刊》以后的另一阵地,一大批在这个领域有成就的新生代艺术家都在《艺术当代》发表过他们的早期作品或成名作品。

自2003年以来,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当代架上绘画,尤其关注具有东方书写性的语言。“中国新绘画”这个概念也是我们比较早提出的。2007年,在上海美术馆我们举办了“超越图像中国新绘画”提名展,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比较深入、系统的理论假设。实际上,之后几年,这个概念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,引起人们对东方书写语言的关注。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形态学和价值趣味的开放性,试图在以往的“国画”和“油画”之间假设一种全新的通约方式,同时,也是对静态的图像复制、平面挪移的一种反驳。自2002年以来,我们在70后、80后画家陆续推荐了不少人才,尤其像张小涛、韦



嘉、屠宏涛、贾霁力、李青、唐可等等，他们从一出道，《艺术当代》就持续关注他们，并在展览中进行推介展示，目前，他们已经成为当代架上艺术的生力军。

当：20世纪初，艺术网站兴起，以海量的内容、强大的时效性、多元的视听感受成为了艺术媒体中新兴的巨大力量。而近几年的新媒体形式上的便捷、内容上的风趣易懂，使艺术媒体逐渐多了一份风趣幽默、平易近人的气质。《艺术当代》在2001年创刊，当时正是艺术网站开始兴起的时期。在网络时代诞生的《艺术当代》，在栏目编排、内容选择上是否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？与传统老牌艺术媒体相比，相对年轻的《艺术当代》是否更能承受新媒体带来的冲击？

徐：可能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传统文化性格的影响，《艺术当代》一直是比较严肃的，受网络文化影响相对较小。我们的作者队伍

都是相对具有学术资历的作者，写作态度和文风也都是比较严肃的，讲求文献性，这跟网络话语差距较大——这反而是我们自觉追求的。时效性、学术性、严肃性，这三点我们一直没有放弃。当然，《艺术当代》也鼓励实验精神，甚至实验性的写作方式，对一些写作比较有独到性的稿件，即使存在一些缺点，也会放宽一些尺度而网开一面。当然，这样的写作成功案例实际上并不多，大概是2003年，韩东为毛焰写的评论《其他及毛焰》就是一篇非常独到的评论，写作的文风与毛焰的绘画气质很匹配，语言有诗性的想象力，但同时又具有敏感的视觉经验，这样的文章很难得。

《艺术当代》已经进入第17个年头，对于杂志来说，已经不再“年轻”——作为编辑我们也都快老了。当代艺术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，并不是一种以风格、趣味为标志的群落划分，这个过程的本质的就是变化。因

为研究对象是变化的，那么研究的方法和观念，以及表达的媒介都得与之发生变化。这是新陈代谢的动态过程，在当代艺术领域，所谓的“老牌的”媒体是不存在的，如果一个媒体还存在，它肯定不是“老牌的”，而应该是不断“新生的”。今天自媒体日益发达，我们都面临空前的挑战，但回头一想，只要具有新陈代谢的文化观念，只要有足够深刻的文化认知和鉴别能力，媒体的形态可以变迁，但媒体的功能、责任以及品质内涵，不会改变太多——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，与当代艺术界共同进步。

当：有人认为艺术媒体是当代艺术的话筒、扩音器，您如何看？

徐：我这只能这样说：在开始工作时，是因为对这个领域好奇。逐渐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，这个领域需要一种力量，需要一种想象的、或假设的自由发展、展示空间。同

事漆澜曾经这样说，“以前我们的学识和工作经验是知识考古性的，针对过去；现在，是新闻工作，还不仅仅是新闻工作，是在新闻工作中去发现和推导未来。”我比较认可他这样的说法，这或许比话筒、扩音器的想法好一些。

当：80、90年代，当时的艺术传播主要依靠纸媒，且媒体数量较少，几大艺术媒体能比较集中地记录当时艺术发展的情况，甚至直接影响艺术发展的进程。如80年代《美术》杂志对伤痕美术、乡土美术的报道，虽与当时的政治因素不无关系，但在美术史上足以作为标志性事件。今天的艺术媒体百家争鸣，丰富多样，但这也意味某一家媒体的声音有可能被淹没。您如何看待今天艺术媒体发展的现状？

徐：被淹没很正常，但是，这种“被淹没”的状态也正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对象。

声音可能会被淹没，因为众声喧哗、信息普泛贬值——但我们很清楚，“知道”与“知识”、“信息”与“文献”、“浏览”与“研究”之间永远不可能划等号。当信息泛滥时，知识的权威价值和中心价值被分化为多元，权威性也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对象。人们在浅尝即止、唾手可得的的信息环境中很容易获得知性的自信与满足，这其实是消费文化景观的假象，很具有欺骗性。这不是什么好事情，相反，非常有害，它阻断了人们向真正理性、深刻发展的可能性，低分化地将人们的知性淹没在廉价、普泛的信息海洋中，以至于窒息。出于这样的现实，媒体的真正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其实，不用说了吧，我想大家也该清楚了。

当：在您看来，一家艺术媒体的生命力在于准确的读者定位？严谨的学术态度？或是其他的因素？

徐：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。但稍微补充一点，作为支持实验精神的媒体，还有责任去争取尽可能多的文化认可和支持，不能简单地把读者看成读者，应该把他们看成可以交流的同道。实际上，作为实验性的文化媒体，编者、作者、读者，三位一体，自由创造的空间都是通过大家的共同想象而逐渐建构出来的。而读者，是这个想象的文化空间的支持者和参与者，并且，他们占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。

当：您对目前《艺术当代》的栏目设置、内容编排是否满意？是否考虑转型？

徐：目前我们常设的栏目有6个。“视点”是严肃的理论研究栏目，这个栏目的文章都是高品质的学术研究课题。16年来，我们曾经发起过多次专题讨论，其中，很多命题在国内都是首次发起。这些重要的学术选题后来成为研究领域的参考文献。这些文献非常有价值，目前最明显的就是，不少高校研究生的论文频繁的采用和转引这些文献，这不容易！“个案”栏目是重要艺术案例推荐，这个栏目要求较高，具有艺术语言成就的艺术家才能进入这个栏目。16年来，这个栏目已经成为英雄榜，推荐了百余位70、80后实验艺术及架上绘画的重要艺术家，很多艺术家的首发就是在本刊。“现场”栏目负责时效性的重要展览和活动报道。另外“生态”、“资讯”、“书虫”三个栏目也各有明确的定位和分工。六个栏目共同构建了立体的报道和呈现视角。这样的栏目设计也是反复摸索了好多年后确定下来的。目前运行效果比较理想，栏目相对稳定，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对报道对象的发现、选择和评介方面，此外还会花更多精力与作者交流，在写作方式、呈现方式上做一些改进。特别是对微信平台的转发稿件，质量严格把关，为了照顾网络阅读，也在内容和版面上做了一些区别于平面发表的调整，目前收效还是明显的。

当：最后请您谈谈艺术媒体行业吸引您的地方。

徐：作为编辑和记者，本人有幸在这16年中分享了当代艺术界的智慧成果，这些学术阅历已经逐渐积淀出与当代艺术发展紧密相关的文献价值。回顾16年的学习、工作历程，深感欣慰。文献性、学术性和时效性三条原则一直是《艺术当代》不改的初衷。本人与《艺术当代》杂志相伴而行，同步成长，见证了16年来中国当代艺术观念和语言形态的嬗变，以及艺术生态的巨大变化。同时也在工作中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，并成为知心朋友。这或许是做编辑最大的幸运——始终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参与当代艺术观念的变化与进步。

1
张云堇
低落
色粉石墨毛毡
116.5×112.5cm
2015
2016年第一届艺术媒体提名展《艺术当代》提名作品